



# 曾国藩与弟弟书

一个政治人物的私房话

钟叔河选编

文化素养出版社

## 曾国藩与弟书

一个政治人物的私房话

钟叔河 选编

责任编辑：李世耀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三环出版社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13.125 字数 271,000 插页 2

1990年12月第1版 199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5,000册

ISBN7—5039—0728—2/I·360

定价：6.00 元



凡是过去通行刻本《曾文正公家书》中所未收的书信，本书已尽可能收录，并尽量少作删节。前面的照片所摄的真迹，即为刻本所未收。未收的原因，据想是因为信中承认了苏州民房是清兵「先行焚烧劫抢」而太平军「乃后至」的事实，当时恐有违碍，而于后世则更有价值。

现将经过整理校点的这封信排印于左，供读者和照片对看，案语则为编者所加。

沉弟左右：廿四早接廿二酉刻之信，网论伟议，足以自豪；然中有必须发回核减者，意城若在此，亦必批云「该道惯造谣言也」。苏州阊门外民房十餘里，繁华甲于天下，此时乃系金陵大营之逃兵溃勇先行焚烧劫抢，而贼乃后至。兵犹火也，弗戢自焚，古人洵不余欺。弟在军中，望常以爱民诚恳之意，理学迂阔之语，时时与弁兵说及，庶胜则可以立功，败亦不至遭孽。当此大乱之世，吾辈立身行间，最易造孽，亦最易积德。吾自三年初招勇时，即以爱民为第一义；历年以来，纵未必行得到，而寸心总不敢忘爱民两个字，尤悔颇寡。家事承沉弟料理，绰有餘裕，此时若死，除文章未成之外，实已毫发无憾，但怕畀以大任，一筹莫展耳——沉弟为我熟思之。吉左营及马队不发往矣。王中丞信抄去，可抄寄希，多一阅。兄国藩顿首手草。四月廿二案：前称廿四早接到廿二酉刻之信，则此信最早亦只能写于廿四日，疑有一误以申刻。

## 编者序言

钟叔河

我在岳麓书社做总编辑的时候，是主张总编辑在做好总编工作的同时，也亲自做一点编辑工作的，当时曾有过一句话：“总编辑应该是第一编辑嘛。”这里所说的，不是指一般的技术编辑和案头编辑的工作，虽然这类工作也很重要。这里所说的乃是自己动手编书，就像过去张元济编《四部丛刊》，叶圣陶编《十三经索引》那样。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在那几年中，先后编了《走向世界丛书》，编了《凤凰丛书》，编了《知堂书话》和《知堂序跋》，此外还编了《曾国藩教子书》和这本《曾国藩与弟书》。

《曾国藩教子书》初版于1986年2月，署名“钟叔河选编／岳麓书社印行”，封四上同时做了《与弟书》的预告，因为两本书的选编工作本是同时进行的。结果《教子书》印出来后，读者反应还算热烈，但有人提出每封信的内容提要还应该再详明一些，发信的时间和地点最好在开头大字标明，同时校点不无小误也应力求改正。补做这些事很需要时间，加上我随后又因落选而离开了岳麓书社，于是本书直到现在始得在北京出版。从1986年以来，先后有数百位读者来信询问《与弟书》何时印成，要到何处才能买到，因为答复有些为难，绝大部分

我都没有回信，特趁此机会，向一切关心本书的读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谢意。

本书和《教子书》一样，都是曾国藩家书的节本而非全本。曾氏的家书很多，研究历史的人应该全部都看，普通读者却无此必要。有的信内容重要，或文字有趣，但也可删去一些次要的句、段，以节约篇幅。1949年以前通行本曾氏家书，也就是这样做的。但通行本所根据的原刻本出于当时政治或社会原因（还有为尊亲讳的原因）而有意不收的信件，本书则特别注意编入，而且尽量不加删节，卷首照片便是一例。好在现在家书全集本和旧时通行本都已出版，读者如有兴趣，不妨将各本对照一下，然后各取所需。如欲研究曾国藩和晚清历史，或写论文时引用，仍须看曾氏家书的全编，目前只有岳麓书社印本。如欲了解过去通行本《曾文正公家书》的原貌，则可看湖南大学出版社的印本（也是我编的）。

关于曾国藩的与弟书，刘伯承对薄一波说过：“这位‘曾文正公’，其人不可取，但也不要因人废言。他的家书，也并非都是腐儒之见，其中有些见解，我看还是可以借鉴的。比如说，他给他的弟弟曾国荃写过不少的信，其时曾国荃镇守南京，已是万军之将。曾国藩在信中一条是劝他戒躁，处事一定要沉着、冷静、多思；另一条是劝他要注意及早选拔替手，说‘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薄一波也补充道：“曾国藩讲的这两条，作为治军为政之道，不无道理。”（见1989年4月13日《人民日报》）。

《教子书》谈的多是读书作文之法，《与弟书》谈的多是治军为政之道。曾国藩、曾国荃的治军为政，与刘伯承、薄一波的治军为政，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和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当然

是截然不同的，但如“处事一定要沉着、冷静、多思”，“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这类方式方法也就是战略策略，则古今前后尽可相通，故刘伯承觉得可以借鉴，薄一波认为不无道理。因此，将曾国藩与弟书从全部家书中选出，汇为一册，既采旧时通行本删繁去冗之长，复补其为避时讳而隐匿重要原文之过，也就很有必要了。

古代的帝王将相、卿士大夫、墨客词人、儒生才子，都是过去了的人物，属于过去了的时代。如曾国藩也者，替爱新觉罗皇室效忠，消灭太平军，故无产阶级谓其人不可取，而其思想体系固无以异于其他士大夫也。现代化无须熟读离骚，当然也无须熟读曾国藩与弟书，因为它决不能指引我们走向明天的世界。但是，它虽不能指引我们走向明天，却很能指引我们了解昨天和前天，即了解旧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旧中国统治阶级有它的统治思想和统治的方法，这就是以儒为体，以法为用，以黄老为权，以纵横为变，在这方面，曾国藩有很深的研究和心得。他确实不是一个腐儒——书呆子，他的成功主要得力于他对传统政治权术和谋略的运用，而在《与弟书》中，他最充分、最坦白、最没有保留地同他的弟弟进行了交流，这本书确实是他作为一个政治人物讲出来的私房话。

应该说，一个真心希望中国现代化的人，对于在旧中国实行专制统治的“帝王将相”，以及为其制礼作乐、出谋画策的形形色色“士师”们的政治谋略和政治权术，上起韩非、李斯、秦皇帝，下至慈禧太后、曾国藩……，从理性上到感情上都不可能不深恶而痛绝之。（至于其他方面，古人当然不乏可取之处，如刘、薄所说的两条，又如曾国藩的严以教子。）

然而，欲求中国之现代化，尤其是愿意多思考思考中国的历史和未来的人，却非认真研究和剖析这种代代心传的“法”“术”不可，其理自明，无须多说。

中世纪的欧洲有一位“士师”马基施维里，曾将他研究总结出来的君王统治经验写成一本《君王论》献给他的君王。此人在生前并没有得到很多奖赏，死后却得到了很大的名声。我觉得这本《曾国藩与弟书》，谈的虽非君王统治之术，却是将相统驭之道，故可称为中国的《将相篇》，与马氏的《君王论》相提并论。关于这件事我另有专文，兹不复赘。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岁暮天寒，呵冻作此，写毕已凌晨二时矣。

■曾國藩與弟書是一個政治人物的私房話，主要內容為交流政治軍事社會經驗，是研究專制政治權術和謀略的好資料，可與馬基施維里《君王論》相比，稱之為中國古時的《將相篇》。現代化當然要批判它，但為了批判仍須了解，不能視而不見。

責任編輯：李世耀  
裝幀設計：歐陽強

# 目 录

编者序言 .....	1
道光二十二年 .....	1
道光二十三年 .....	13
道光二十四年 .....	22
道光二十五年 .....	42
道光二十六年 .....	46
道光二十七年 .....	48
道光二十八年 .....	52
道光二十九年 .....	58
道光三十年 .....	71
咸丰元年 .....	73
咸丰二年 .....	87
咸丰四年 .....	89
咸丰五年 .....	106
咸丰六年 .....	121
咸丰七年 .....	133
咸丰八年 .....	146
咸丰九年 .....	175
咸丰十年 .....	192

咸丰十一年	224
同治元年	263
同治二年	306
同治三年	341
同治四年	367
同治五年	374
同治六年	397
同治十年	407

# 曾国藩与弟书

道光二十二年  
九月十八日  
京寓

●穷通由天作主，予夺由人作主，业之精不精则由我作主，然吾未见业果精而终不得食者也。

●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曰专而已矣。若志在穷经，则须专守一经；志在作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万不可兼营并骛，兼营则必一无所能矣。

四位老弟足下：

九弟行程，计此时可以到家。自任丘发信之后，至今未接到第二封信，不胜悬悬，不知道上不甚艰险否？四弟、六弟院试，计此时应有信，而摺差久不见来，实深悬望。

予身体较九弟在京时一样，总以耳鸣为苦。问之吴竹如，云只有静养一法，非药物所能为力。而应酬日繁，予又素性浮躁，何能着实养静？拟搬进内城住，可省一半无谓之往还，现在尚未找得。

予时时自悔，终未能洗涤自新。九弟归去之后，予定刚

日读经柔日读史之法。读经常懒散不沉着。读《后汉书》现已丹笔点过八本，虽全不记忆，而较之去年读《前汉书》领会较深。九月十一日起，同课人议每课一文一诗，即于本日申刻用白摺写。予文诗极为同课人所赞赏，然予于八股绝无实学，虽感诸君奖借之殷，实则自愧愈深也。待下次摺差来，可付课文数篇回家。予居家懒做考差工夫，即借此课以摩厉考具，或亦不至临场窘迫耳。

吴竹如近日往来极密，来则作竟日之谈，所言皆身心国家大道理。渠言有窦兰泉者，见道极精当平实。窦亦深知予者，彼此现尚未拜往。竹如必要予搬进城住，盖城内镜海先生可以师事，倭艮峰先生、窦兰泉可以友事。师友夹持，虽懦夫亦有立志。予思朱子言为学譬如熬肉，先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漫火温，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过，虽略有见识，乃是从悟境得来，偶用功亦不过优游玩索已耳，如未沸之汤，遽用漫火温之，将愈煮愈不熟矣。以是急思搬进城内，屏除一切，从事于克己之学，镜海、艮峰两先生亦劝我急搬。

而城外朋友，予亦有思常见者数人，如邵蕙西、吴子序、何子贞、陈岱云是也。蕙西尝言：与周公瑾交，如饮醇醪，我两人颇有此风味，故每见辄长谈不舍。子序之为学，予至今不能定其品，然识见最大且精，尝教我云：用功譬若掘井，与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此语正与予病相合，盖予所谓掘井多而皆不及泉者也。何子贞与予讲字极相合，谓我真知大源，断不可暴弃。予尝谓天下万事万理皆出于乾坤二卦，即以作字论之：纯以神行，大气鼓荡，脉络周通，潜心内转，此乾道也；结

构精巧，向背有法，修短合度，此坤道也。凡乾以神气言，凡坤以形质言。礼乐不可斯须去身，即此道也。乐本于乾，礼本于坤。作字而优游自得真力弥漫者，即乐之意也；丝丝入扣转折合法，即礼之意也。偶与子贞言及此，子贞深以为然，谓渠生平得力尽于此矣。陈岱云与吾处处痛痒相关，此九弟所知者也。

写至此，接得家书，知四弟六弟未得入学怅怅然。科名有无迟早，总由前定，丝毫不能勉强。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进德之事难以尽言，至于修业以卫身，吾请言之：

卫身莫大于谋食。农工商，劳力以求食者也；士，劳心以求食者也。故或食禄于朝教授于乡，或为传食之客，或为入幕之宾，皆须计其所业，足以得食而无愧。科名者，食禄之阶也，亦须计吾所业，将来不至尸位素餐，而后得科名而无愧。食之得不得，穷通由天作主，予夺由人作主，业之精不精则由我作主，然吾未见业果精而终不得食者也。农果力耕，虽有饥馑必有丰年；商果积货，虽有壅滞必有通时；士果能精其业，安见其终不得科名哉？即终不得科名，又岂无他途可以求食者哉？然则特患业之不精耳。

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曰专而已矣。谚曰，“艺多不养身”，谓不专也。吾掘井多而无泉可饮，不专之咎也。诸弟总须力图专业，如九弟志在习字，亦不必尽废他业，但每日习字工夫，断不可不提起精神，随时随事，皆可触悟。四弟六弟吾不知其心有专嗜否？若志在穷经，则须专守一经；志在

作制义，则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作各体诗亦然；作试帖亦然；万不可以兼营并骛，兼营则必一无所能矣，切嘱切嘱，千万千万。

此后写信来，诸弟各有专守之业，务须写明，且须详问极言，长篇累牍，使我读其手书，即可知其志向识见。凡专一业之人，必有心得，亦必有疑义。诸弟有心得，可以告我共赏之；有疑义，可以问我共析之。且书信既详，则四千里外之兄弟不啻晤言一室，乐何如乎？

予生平于伦常中，惟兄弟一伦抱愧尤深。盖父亲以其所知者尽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尽教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九弟在京年馀，进益无多，每一念及，无地自容。嗣后我写诸弟信，总用此格纸，弟宜存留，每年装订成册。其中好处，万不可忽略看过。诸弟写信寄我，亦须用一色格纸，以便装订。

谢果堂先生出京后，来信并诗二首。先生年已六十馀，名望甚重，与予见面，辄彼此倾心，别后又拳拳不忘，想见老辈爱才之笃。兹将诗并予送诗附阅，传播里中，使共知此老为大君子也。

予有大铜尺一方，屡寻不得，九弟已带归否？频年寄黄英白菜子，家中种之好否？在省时已买漆否？漆匠果用何人？信来并祈详示。●

道光二十二年  
十月廿六日  
京寓

●苟能发奋自立，负薪牧豕皆可读书；不能发愤自立，即清静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

●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六弟屈于小试，自称数奇，余窃笑其所忧之不大也。

●自初一日起每天作日记。

〔原无称呼〕

自九弟出京后，余无日不忧虑，诚恐道路变故多端，难以臆揣。及读来书，果不出吾所料，千辛万苦，始得到家，幸哉幸哉！

观四弟来信甚详，其发奋自励之志溢于行间，然必欲找馆出外，此何意也？不过谓家塾离家太近，容易耽搁，不如出外较清静耳。然出外从师，则无甚耽搁；若出外教书，其耽搁更甚于家塾矣。且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静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六弟自怨数奇，余亦深以为然。然屈于小试，辄发牢骚，吾窃笑其志之小，而所忧之不大也！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